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第六十四回 賭石硯舅甥鬥趣 猜燈謎姊妹陶情

話說卞濱、孟謨接了御旨，當即出示曉諭，一面選了□三日為部試之期，修本具奏。原來這卞濱表字渭仙，乃淮南道廣陵人氏。自幼飽讀詩書，由進士歷官至禮部尚書，世代書香，家資巨富，本地人都稱他「卞萬頃」。蓋卞濱自他祖父遺下家業，到他手裡，單以各處田地而論，已有一萬餘頃，其餘可想而知，真是富可敵國。若要講起這卞家發財根由，倒可使那奢華之家及早回頭，卻教那勤儉之人添些興致。

那卞濱曾祖名叫卞華，是個飽學秀才；妻子奢氏。夫妻兩口，秉性最好奢華。祖上留下家業雖有數□萬之富，如何禁得卞華毫不打算，一味浪費，不上幾年，早已一貧如洗。那時卞華年已半百，因見家道蕭條，回想當日揮金如土、一味浪用時節，那裡想到一旦如此。悔之無及。況從前是何等樣錦衣美食，而今粗衣淡飯，尚且還費打算。於是憂悶成疾。不兩年，夫妻雙雙去世。存下一子，名喚卞儉：這是卞華臨危替他起的名字，以為警戒之意。這卞儉娶妻勤氏。夫妻兩口，自從父母去世，將幾間舊房變賣做為殯葬之用，城內無處安身，就在城外塋旁起了兩間草屋，以為棲身之所。卞儉是個讀書人，諸事不諳。這衣食兩字要全靠勤氏一人針線，竟難度日；只好且學朱買臣樣子，每日帶著書，砍些柴添補度日：真是饑一頓飽一頓，混過日子。

一日，正值臘月三九時分，天氣甚寒。卞儉因衣服單薄，甚覺怕冷，到晚先就睡了。一覺睡醒，天有五更光景，卻見勤氏仍在燈下趕做針線。卞儉道：「如此天寒夜深，你還不睡，只管趕他怎麼？」勤氏道：「我因連日天氣甚冷，你身上又無擋寒棉衣，意欲趕些針線可以多賣幾文錢，省得你爬山越嶺又去砍柴。況天寒地凍，那曠野寒冷尤其利害，莫要凍出病來，倒是大事！」卞儉因坐起道：「此話雖是：但你素非強壯，豈不怕身子熬傷？斷斷不要如此！明日還是我去砍柴，你做針線，各人交各人工課。若教我終日在家靜坐，未免勞逸不均，心中也是不安的。」夫妻彼此勸慰，說話間，天已發曉，卞儉道：「今日著實寒冷，莫非要下雪麼？」因起來開門一望，只見朔風凜凜，冷氣颼颼，卻已瓊瑤密布，飄下一天雪來。卞儉道：「如此大雪，這卻怎好！」勤氏道：「昨日剩些柴米尚夠一餐，今日權且敷衍，等待雪住，再把針線去賣。」

到了次日，雪仍不住。卞儉只得冒雪把針線拿到城中，走了半日，滿天大雪，家家閉戶，那有人買，只得敗興而回。勤氏見這光景，雖然心焦，只好勉強用言安慰。卞儉呆了半晌道：「剛才我想家中這兩隻雞鴨，每日雖在莊田吃些野食，無須喂養，但能生多少蛋？不如把他拿去，倒可賣幾文錢，換些米來，豈不是好？」勤氏搖頭道：「這卻使不得！將來起家發業，全要在乎他身上。今日如果賣去，所值無多；日後再要買他，就要加上幾倍價。你想：我們一日兩餐尚且不周，何能有錢再去買他？況現在已生二三□蛋，不過早晚就要抱窩；等到出小雞鴨來，慢慢養大，那是多大利息！今日若將這個再賣去，將來只好做一天、吃一天，窮苦到老；再想別的起家法子，可就沒了。」卞儉無奈，只得咬著牙又餓一日。次日天晴，將針線賣了，這才飽餐一頓。此後仍是勉強度日。

不知不覺到了春天。雞子抱窩時共積下雞蛋二□個，鴨蛋二□個；將雞蛋給雞抱了，鴨蛋也用火炕了。過了二□餘日，四□個全都抱出，夫妻兩個甚是歡喜。好往鄉間又有池塘，不上半年，雞鴨俱已長大。將生蛋的留下幾只，餘者盡都賣去；所賣之錢，又買兩口小母豬。不一年，雞鴨又是兩大群，連那兩口豬也生許多小豬。再隔幾年，不但豬羊成群，就是耕田大水牛也不知滋生多少。又起了兩間草屋，置些田地。他將這地且不種五穀，都有培植肥肥的卻做菜園，以此利息更厚。他夫妻本是從苦中過來人，素性又極勤儉，一切莊田動作，牛羊喂養，全是親自動手，因此日盛一日。並且居心甚善，自己雖然衣食淡薄，鄉間凡有窮困，莫不周濟，卻是人人感仰。故遇旱潦之時，他家莊田，眾人齊心設法助他，往往別家顆粒無存，他家竟獲豐收。因此不上三□年，家資巨富，米穀盈倉。到了卞濱之父卞繼身上，也是諸事勤儉。謹守祖業，前後百餘年，竟富有良田萬頃。

卞濱出仕後，適值麟德初年，西北大荒，兼之刀兵不靖，國家帑項頗費經營，因將田地變賣五千頃，其價盡行報效，作為軍需賑濟之用。因此聖眷甚為優隆。這卞濱一生最重斯文：不但文墨之人愛之如寶；凡琴棋書畫，醫卜星相，如有一技之長者，前來進謁，莫不優禮以待。而且仗義疏財，有求必應，人又稱為「賽孟嘗」。現年五旬向外，因中年無子，四□歲上就廣置姬妾，雖接連生育，無如總是女兒，如今膝下共有七女。

夫人成氏，□年前曾生一子，名叫卞璧，誰知剛到三歲，得了驚風之症，一病而亡。彼時合家好不傷心。正在悲哭之際，適值門外有一道人化緣，聽見哭聲甚慘，問知緣故，要將公子送出一看。及至看過，他道：「此兒雖有一分可救，但在塵凡鬧市之中恐不中用。你們如給我抱去，倘能救轉，俟他災難滿時，年紀略大，我再送來奉還。」卞濱惟恐謠言惑眾；兼之小兒已死，那裡肯信，執意不從。無奈夫人再三苦勸，無論死活，定要把公子給道人領去。卞濱只得歎口氣走開，隨著夫人辦去。過了幾年，毫無影響，卞濱知是無用。

好在這七個女兒都是比花穩重，比月聰明。每日除公事應酬外，惟有教他們做詩寫字，倒也解悶。去歲縣考，原可聲明原籍，在京赴試，迴避嫌疑，故命七女都回本籍。

到了縣考，恰好大女卞寶雲取了第一，次女卞彩雲取了第二，三女卞錦雲取了第三，四女卞紫雲取了第四，五女卞香雲取了第五，六女卞素雲取了第六，七女卞綠雲取了第七；後來郡試雖略有參差，都不出□名以外。

試畢回來。今年部試偏偏父親做了主考，都要迴避，好不掃興。卞濱雖愛女心勝，每與妹夫孟謨斟酌，又不敢冒昧入奏。因同夫人成氏商量：「眼看就要部試，惟恐眾女兒在家鬱悶，莫若著人把孟家八個甥女接來一同散悶。」因而又向同考官考功員外郎蔣進、主客員外郎董端、祠部員外郎掌仲、膳部員外郎呂良說知，意欲將他幾位小姐請來一同消遣。眾人因女兒不能入試，終日在家無情無緒，今聽此話，如何不喜；況且向來都常來往，如今又算同年，自然更覺親熱。當時個個應允。回來都對女兒說了，無不要來相聚。

卞濱有兩個妹子：一個嫁與原任御史大夫孟謀為妻，一個嫁的就是禮部侍郎孟謨。那孟謀是孟謨的胞兄，早經亡故，存下四個女兒：長名孟蘭芝、次孟華芝、三孟芳芝、四孟芸芝。孟謨也有四個女兒，就從孟芸芝排行：五叫孟瓊芝，六孟瑤芝、七孟紫芝、八孟玉芝。個個都是飽讀詩書，妖豔異常。這孟謨之妻卞氏夫人，自從丈夫去世，本要帶著女兒回河南原籍，因小叔孟謨、哥哥卞濱再三留在京中，以為將來眾女兒擇婿之計，兼之八個姊妹自從一同赴考，郡縣取中之後，真是如膠似漆，就象黏住一般，再也離不開，因此卞氏只好帶著四個女兒就在孟謨府上住下。這日見眾女兒因不能赴試，個個眉頭不展，正在用言安慰，忽見哥哥那邊來接他們，連忙教他姊妹略為穿戴，即時過去。

這八位小姐到了卞府，孟蘭芝帶著七個妹子見了舅舅、舅母，並與寶雲、彩雲、錦雲、紫雲、香雲、素雲、綠雲，都見了禮，隨便坐下。卞濱道：「我怕你們不能入考，在家發悶，因此接你們過來，但這一向為何不來看看我呢？」孟蘭芝同孟瓊芝道：「甥女這兩日本要來請安，惟恐舅舅考試匆忙，所以不敢過來。」卞濱道：「我雖有事，你舅母同寶雲七個姊妹卻閑在家；你們不過因迴避發悶，不大興頭，那裡是因我忙就不來哩。」孟紫芝道：「我們好一向不來，今日過來，舅舅該說怎樣想念甥女的話才是，怎麼剛見面，就把人家心病說出哩。」卞濱笑道：「果然我的話是沒錯的。」因向寶雲道：「我已教人備了幾桌飯，少刻蔣府、董府、掌府、呂府四家姊妹也都過來，你們就在花園聚聚，或做詩，或猜謎，如酒量好或行個酒令，隨便頑頑。好在大家又是常會的，也沒甚拘束。剛才部裡來送信，說劍南倭寇已被文隱平定，一兩日就有紅旗報捷到京。連日朝中有事，少時我還要上朝伺候，今晚就在部中住下，大約過了□三日考試方能回來。你們只管多聚幾日，等考事完畢，我還要同你們做詩聚聚哩。」

那孟玉芝年紀最小，向來卞濱最是疼他。他聽了這話，便道：「舅舅剛才說教我們姊妹或做詩，或猜謎，如今我倒有個謎請舅

舅先猜猜。」卜濱笑道：「猜謎卻是你舅舅生平最喜的，而且從不讓人；但如果猜著，你以何物為贈，倒要預先說明。」玉芝道：「我們去年郡考有刺史送的端硯，就以端硯一方為贈。」卜濱道：「很好！你且說甚麼題面？」玉芝道：「就是舅舅適才所說『紅旗報捷』四字，打《論》、《孟》一句。」卜濱聞言，不覺哈哈大笑道：「你速速教人把端硯取來預備送我，等我好猜。」

香雲道：「倘我們猜著，不知有贈無贈？」錦雲不等玉芝回答，就說道：「你問他怎麼！我們只管猜，那有無贈之理！」成氏夫人也笑道：「你們只管猜，八甥女如不給贈，將來到他婆婆家鬧去，看他給不給！」玉芝道：「舅母何苦哩，你老人家又要引著頭兒來鬧了。」卜濱望著蘭芝道：「他這謎你們都曉得麼？」

蘭芝道：「都不知道。」華芝道：「我們姊妹終日雖在一處，卻未聽他說過。」卜濱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們何不也猜猜，豈不有趣？」芳芝道：「不勞舅舅吩咐，甥女卻著實想哩。」

彩雲道：「我猜著了，可是『勝之』？」玉芝搖頭道：「不是。」素雲道：「可是『戰必勝矣』？」紫芝代答道：「也不是。」素雲道：「他這謎你也曉得麼？」紫芝道：「這是玉芝妹妹做的，我不知道。」素雲道：「你既不知，為何代他回答『也不是』呢？」紫芝道：「我因姊姊猜的與彩雲姊姊意思都相做，彩雲姊姊猜的既不是，自然你也不是了，所以隨嘴就替他回答出來。」素雲聽了，把臉紅了一紅。剛要說話，只見卜濱向眾人道：「他這謎，正面自然先打這個『勝』字。如今猜了兩個既不是，必須另想別的路數，莫要只在『勝』字著想，倒被他混住了。」

芸芝道：「舅舅這話很是。況且《論》、《孟》戰勝的話，除了這兩句，別的也加不上，一定另有意思。」卜濱因問道：「可是『克伐怨欲』的『克』字麼？」

瑤芝拍手道：「只怕舅舅猜著了！」玉芝道：「不是，還要猜猜。」紫雲道：「不是『克』字，一定是『克有罪』了。」

綠雲道：「怎麼加上『有罪』二字？」紫芝代答道：「他在那裡造反，所以兵去征他。難道造反還不是有罪麼？」

寶雲道：「紫雲妹妹猜的不是，只怕是『克告於君』罷？」卜濱點頭道：「不必猜了，被寶雲這句打著了。」玉芝笑道：「寶雲姊姊猜的不錯。」卜濱笑道：「果然做的也好，猜的也好。我將來倒要做幾個同你們頑頑。你們就到園中去罷，我也要走了。」因又望著玉芝道：「好是好的，莫要只顧贊好，就把硯台忘了。」一路笑著去了。眾姊妹也就別了夫人，齊向花園而來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